

歷史教育第16期
2010年6月

215

評介《懷鄉與認同： 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》

張家綸*

一、

蕭瓊瑞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畢，現職為成大歷史系副教授，研究領域是臺灣美術史，主要著作包括《五月與東方：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（1945-1970）》、¹《觀看與思維：臺灣美術史研究論集》²，以及論文十餘篇。近年主要從圖像中分析歷史意涵，³而本書研究以圖像為主、文字為輔，試圖剖析臺灣八景圖背後的歷史意識。

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。

¹ 蕭瓊瑞，《五月與東方：中國美術現代化運動在戰後臺灣之發展（1945-1970）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，1991）。

² 蕭瓊瑞，《觀看與思維：臺灣美術史研究論集》（臺中：臺灣省立美術館，1995）。

³ Peter Burke, *Eyewitnessing: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*, (London: Reaktion Books, 2001), pp.12。相關研究如，黃克武編，《畫中有話：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研院近史所，2003）；呂紹理，《展示臺灣：權力、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描述》（臺北：麥田，2005）；Yuko Kikuchi ed, *Refracted modernity: Visual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olonial Taiwan*,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7)。

二、

本書共分六章，除了〈緒論〉和〈結論〉其餘四個章節分別為〈八景的源流〉、〈八景實際〉、〈八景圖像〉與〈八景內涵〉，以下依章節順序分作介紹。

第一章〈緒論〉八景在中國有長遠的歷史，而在臺灣隨著志書的編纂，不斷出現各種不同的「八景」組合，除了有詩作吟誦之外，更有版畫刻成的圖繪。作者將焦點著重於：八景圖形成的時代背景、其內涵蘊含的情思與意識、圖繪風格的歷史脈絡或刻家特色，圖繪與詩相互啓發等等課題，主旨在釐清處於時代變動的人群，如何透過八景圖繪及詩作的宣洩，有意無意映現了歷史情境、文化意義和階級意識。

第二章〈八景的源流〉進入正文，作者首先探討八景中「八」的源由，認為可能和中國神秘數字有關，而所謂為何是「八景」已難考，但是宋迪的「八景圖」尤其是描繪瀟湘之景，造成「好事者多傳之」的風潮。臺灣八景也在這樣的脈絡下逐漸成形，但具有其特殊性。臺灣八景據作者推測，可能是高拱乾積極倡導的產物，後再經由六十七催生出《重修臺灣府志》中的【臺灣八景圖】，其內容不同於【瀟湘八景圖】，呈現活潑、瑰麗，而浪漫、奮發特異的海洋性格，此外，木刻版畫逐漸稀釋原本的水墨八景，而開展出另一種或是蕭疏、或是清遠、或是荒寒、或是閒淡的隱逸氣息。這種以木刻版畫形式塑成的新八景圖傳統，在臺灣特殊的海島空間中，又有了另一種面向的表現。

第三章〈八景實際〉。清朝對於臺灣八景的擇定，事實上既是一種對統有斯土的宣示，也是對土地認同的一種表徵，透過景點的擇定，有利於住民及仕宦的認同。空間上，這些八景，既考量區域均衡的原則；意義上，也偏向積極、前瞻的樂觀情緒；意象上，形成一種由近而遠，由低而高，再由遠而近，由高而低的變化與節

奏。到雍正年間，由於行政區域的變動，臺灣八景的區域結構漸遭破壞，首先即表現在劉良璧《重修福建臺灣府志》一書中，新八景圖呈現出自然和人文並重的比例配置，接踵而來的各地小八景也在地方志中紛紛出現，各呈顯不同的特色。

第四章〈八景圖像〉。作者發揮其美術專長解讀八景圖的繪畫技法，【臺郡八景圖】開創了臺灣八景海洋景觀的特色，其構圖明朗、氣勢開宏，以全知式的觀點，提供觀者超然的視野。之後【臺邑八景圖】延續前人的細膩作風，構圖內容更加密實，但是圖繪中帶著畫法不一的情況，並影響到後來的【彰邑八景圖】與【蘭陽八景圖】，使得此時的八景多帶負面評價，直到同治年間的【淡水八景圖】一改風貌畫法超前，達到八景繪畫技法的顛峰，之後雖【苗栗八景圖】襲其技法，但是不僅無法超前，品質反而有大落差。

第五章〈八景內涵〉是本書重點。作者將這些圖像擺進時間脈絡中加以考察。初期【臺郡八景圖】，不但反映康熙朝恢弘開闊的國家氣象，同時也反映臺灣做為帝國邊緣，開化與蠻荒並存，馴服與抵抗相參的社會特質。乾隆年間的【臺邑八景圖】，漸從寬宏走向深邃，海景山景各佔一半，這些山圖都以較短的線條表現，給人一種斷續、不確定的感覺，也予人一種生疏、荒漠的感受，就像那未被完全馴服的山野，在統治者的眼中還帶著些許的陌生與新鮮。從這些圖畫中同時反映內地化與土著化的歷史過程，因此就某種情況而言，部分地區也已由「漢原雜處」轉向「漢原混融」的階段。道光年間的【彰邑八景圖】與【蘭陽八景圖】，明顯走向「個人化」與「定點化」，不再以一種凌空、全知的觀點去觀照一個較大時空的景象，而是集中到一個特定的小視野中，強調個人的品評和趣味。但是圖面的空間表現，卻顯得含混而薄弱，無明顯地景特性與時分秋色，直到同治年間的【淡水八景圖】，才又顯出精明、奮發的積極精神。

此外，作者亦根據圖像內容，認為帶有懷鄉與認同的元素，配合著詩文，一方面流露出懷鄉的情思，一方面將初闢領土納入一個可以掌握、熟悉體認的文化脈絡與美學思維中。而隨著經營深入內陸，這些文人仕宦對臺灣的認同逐步深化，治臺時間的拉長也讓懷鄉和認同越來越複雜，成為一種雙重變奏的混聲交響，使得許多文人自然而然地在詩文中，大量以中國的歷史典故、名川大山來比附臺灣的風景，並且開始緬懷開臺先人種種事蹟的懷古情思。在彰、蘭八景圖中，更可看見兩者情緒曖昧不清又隱然浮現的矛盾情緒與思維，傳統中國文人個人化的休閒品味，被移置於一個個已逐漸被馴化的臺灣自然景觀之中。【淡水八景圖】的出現，內容和區域均衡的配置，也正宣告著威權化和秩序化的意識表現，似乎可在這幅圖上看出同治中興的企圖心。

三、

關於本書重點已如上述，其對清代臺灣史有如下的特點。

就組織架構而言，本書架構完整，從問題意識的鋪陳到史料的論證，最後終歸於第五章，讓人一目了然。就史料上，充分運用圖像史料，重新詮釋這些圖像的演變和當中反映的意義和心態。就敘述上，行文流暢，文字帶有美感，閱讀少有窒礙難行之處。

就分析上，因著作者的美術背景，從美術的專業角度解釋圖畫中的畫工深淺，以及空間分佈的格局，透過該過程除了讓我們瞭解此畫派別源流，以及圖畫品質的高低外，對於圖畫考證有很大的幫助；再者，亦將圖畫放置時代脈絡中加以考察，結合畫風和當時的政治環境，頗有政治文化史的味道；最後，圖像與詩文能相互辯證，加上本身關懷的視野，提出懷鄉和認同的新見解。

本書特點和貢獻如上所述，接著，筆者提出幾點意見和問題。

首先，作者認為這些圖反映了懷鄉與認同的情緒，他說到：「同時隨著這種認同的加深，風景的建構也越來越進入陸地的內部；海洋的意象減弱，土地的認同加深。」⁴依筆者看來，對於土地認同的加深，若是只透過這樣的論述過於薄弱。因為山景變多很難證明認同的論點，作者本身也說到隨著清朝經營進入內地，所以山景的圖案變多。照這樣的邏輯來看，只能說清朝政府對於臺灣的知識不再只限於海洋意象，而隨著移民的腳步，知識的範圍擴及內陸，山的景象因而出現。因此關於認同的論點，其依據的理由過於薄弱。

其次，這些地景的選擇和圖繪，固然反映了清朝對於臺灣地理形勢掌握的渴望外，從內容和八景的統計中也看到自然景色多，人文景色相對較少的情況，但是作者對於這些現象並未進一步分析，筆者認為有點可惜。反觀鄧津華的研究中，認為其所隱含是對於臺灣莫名的恐懼和知識的不足，而這也是部分清朝官員中，反對開發臺灣的原因之一。⁵

其三，要是有人文景觀，也幾乎是以漢人的建築文化為主，例如稻田、寺廟等深具漢人性的景觀，一再地從外部顯示漢人的地方性，⁶因此在某種層面上，不也正宣示漢人入駐此地的合理性。而番人部分的描述，除了成為納入帝國的新民族知識外，其透過服裝、行為、建築等等呈顯出和漢人的差別，這些部分筆者覺得還可以深

⁴ 蕭瓊瑞，《懷鄉與認同：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》（臺北：典藏藝術家，2006），頁288。

⁵ Emma Jinhua Teng, *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(1683-1895)*, (臺北：南天，2005), pp.88.

⁶ 人文地理學大師段義孚(Tuan Yi Fu)認為構成地方性主要透過兩種形式，公共象徵(public symbolic)與關懷田野(fields of care)，一個是從外部來認識地方，一個是屬於內部的實踐詳情可以參看Tuan Yi-Fu, "Space and place: humanistic perspective," Stephen Gale and Gunnar Olsson eds. *Philosophy In Geography*, (Boston:D. Reidel Pub. Co. 1979), pp.411-421.

入探討，可能透過此圖像藉以凝聚漢人的集體認同，⁷同時展現出文明的進程，並蘊含著文化的位階關係。⁸因此第二、第三點都是可以再深論的地方，否則稍微可惜了作者蒐集的圖片與辛苦的統計。

其四，解讀【臺邑八景圖】時，他認為〈旗尾秋蒐〉原住民圖畫的呈現，是畫者以第一人稱角度，深入原住民思維而作。依筆者所見並非如此，或許畫者本身真的以第一人稱繪畫，但是仍舊帶著觀看「他者」的眼光來看，因此這部分必須配合當時的社經現象加以討論。乾隆年間乃漢人大量移入時期，因而漢番衝突也相對地趨於激烈，所以番界線的劃界乾隆年間變動最頻繁，因此圖中番人圖繪的用意，或許正透過此方式模塑出心理上的番界，亦即表現番人的特性，建立集體我者的意識，並透過這個過程掌握番人以控制邊區。⁹

其五，本書雖然透過詩文來互相印證，但是明顯地在文獻的使用上稍嫌不足。例如地方志裡的八景圖像，本書主要做為騷人墨客描寫的對象來加以論述，但也可以針對環繞這些景色的各式活動，作為論證的素材。例如【彰邑八景】中的「珠潭浮嶼」，鄧傳安的〈游水裏社記〉¹⁰或者劉韻珂的〈奏勘番地疏〉¹¹，裡頭都有關於日月潭的見聞；或者如【鹿港飛帆】，朱景英在《海東札記》，對於鹿港有如下描述：「煙火數千家，帆檣麇集，牙儉居奇，竟成通津

⁷ 王明珂，《華夏邊緣：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》（臺北：允晨，1997），頁317-318。

⁸ Emma Jinhua Teng, *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(1683-1895)*, pp.149-172.

⁹ Laura Hostetler, *Qing Colonial Enterprise: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*, (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1), pp.179.

¹⁰ 鄧傳安，《蠡測叢鈔》〈游水裏社記〉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8），頁33-34。

¹¹ 劉韻珂，〈奏勘番地疏〉，丁曰建編，《治臺必告錄(二)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9），頁216。

矣。」¹²其他可應用文獻如〈固鹿港議〉、¹³〈重修鹿港舊聖母廟碑記〉¹⁴等等，這些材料都有述及當時的鹿港風景，應多運用。

其六，作者解讀【蘭陽八景圖】，認為畫工之所以粗糙，主要是因為匠師修養不一，但這必須放在歷史脈絡下解釋。因為噶瑪蘭在這些以地方為主題的八景中，屬於較晚開發的地區，因此對於此地的知識，比起其他地方仍屬模糊。所以在繪製八景中，會因認識的不足而影響圖畫內容的深淺，也就形成林開世所言之：「粗糙曖昧、多重矛盾」¹⁵的情況。此外，畫中有很多軍事設施，這和當地開墾背景有關。由於此地族群複雜，因而自吳沙以結首制武力開墾後，招致族群間的衝突，尤其西邊的泰雅族對於漢人更形成威脅。政府和民間於是沿著山腳連設二十處隘寮，其守隘的緊張和辛苦情況，有如下陳述：

農人耕耘收穫，漢、番合力，輪流護衛軍工匠人製料，隘丁按日防守。舊有隘租者給隘租，無隘租者別籌火食，官不為理，民未嘗不自為理，因無事時不及防，被其戕殺耳。勘移隘口，添設隘寮、清理隘糧、選充隘首、稽查隘丁、理番廳之責。民命攸關，不庸疏忽也。¹⁶

後來的【淡水八景】繪畫之所以最具藝術品質，也是因為淡水很早開發，雍正元年(1723)已設淡水廳，自然對於此地的認識較深，也比較能掌握構圖的位置與線條。至於【苗栗八景圖】之所以不堪，誠如作者所提，這是在甲午戰爭時之作，繪圖、刊行等事宜

¹² 朱景英，《海東札記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8），頁8。

¹³ 周璽，《彰化縣志》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），頁418-419。

¹⁴ 周璽，《彰化縣志》，頁457-458。

¹⁵ 林開世，〈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：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〉，《臺灣人類學刊》，1:2（臺北，2003），頁23。

¹⁶ 陳淑均，《噶瑪蘭廳志》，（臺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3），頁49-50。

都十分匆促，因此品質當然不像前者來得好。所以若能把所有八景圖擺至時間脈絡裡重新思考，相信影響圖繪品質的不只是畫工技法的深淺，或許也有因知識收集的程度，而影響構圖過程中關於圖像位置、輪廓及線條的掌握。

最後，再提出一個問題，這些圖像是否也可視為一種宣傳品；亦即將這些風景透過印刷術，在社會的流傳管道中，形成變相的廣告手法，並在文人中建立起臺灣意象。例如書中曾有清人針對「雞籠積雪」一事展開辯論，¹⁷由此事也可看出這些風景圖像在文人間的流傳狀態。

四、

此書成作前，已有相關的臺灣八景研究，¹⁸如林開世對宜蘭八景的研究中，認為其處於文明的難堪(embarrassment)的邊陲情境，¹⁹在當地風景擇取中，又無法掩飾清朝的軍事目的和殖民性格，而這是否也映照整個臺灣呢？隨著時間的改變，這些八景圖的內涵，本書已給了大致的說明。清朝於認識臺灣的進程中，在原有對東南沿海諸島嶼的想像知識脈絡裡，透過圖像、文字敘述等方式，構築清人眼中的臺灣島，並且從文化上的地理疆界，逐步地走入國家版圖。²⁰在不同區塊的知識累積上，透過文宦視察、民間網絡甚至漢番衝突，收集臺灣的地理知識，再把這些知識轉換成文字，收錄在

¹⁷ 蕭瓊瑞，《懷鄉與認同：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》，頁104-107。

¹⁸ 如宋南萱，〈「台灣八景」從清代到日據時期的轉變〉，桃園：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。

¹⁹ 林開世，〈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：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〉，《臺灣人類學刊》，頁23。

²⁰ 有關清人眼中的臺灣之研究可見：Emma Jinhua Teng, *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(1683-1895)*。

地方志中，將新領土馴化為帝國的一部份。²¹這些臺灣意象又是透過什麼方式流傳，並存留在哪些人心中呢？此外，若結合清人派官來臺視察或各種類似出遊的行為，這些八景和文人間又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？我想這些都是接下來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。

（責任編輯：林益德 校對：劉瑤君、劉世珣）

²¹ 林開世近期在討論方志裡知識編纂的策略，認為官方透過一些客觀化的策略，讓外在的架構加諸於社會文化現象，並透過分類與命名達到模擬現實與塑造現實的效果，在《噶瑪蘭廳志》裡，發現政府無視於新領地的文化差距，製造出可全面性掌握的知識分類，此外並開闢出新門目來處理較大的差異，並啟動文字來馴化新事物的意義。詳情可看，林開世，〈方志的呈現與再現：以《噶瑪蘭廳志》為例〉，《新史學》，18:2（臺北，2007.6），頁1-60。